

时代文艺出版社

狼烟冷泪

上

陈其昌 著



内 容 简 介

抗日战争时期，归国留日学生肖劲南，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软禁了。北平香山一座小洋楼里，欧洲间谍丽莎和日本超级间谍川岛芳子争相以姿色诱惑肖劲南，妄图利用他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瓦解中国知识分子抗日意志的走狗，肖劲南终于化险为夷逃脱了。

投身到抗日洪流中的肖劲南，与日本军官、特务、国民党的上流社会巧妙周旋，一次次摆脱敌人的利诱。

作品笔触大胆，悬念迭出，透过肖劲南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历尽磨难的经历，揭示了本世纪中叶中国上流社会和日本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形态，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目 录

第一章 迷 离

1. 艳窟魔爪..... (3)
2. 将军指令..... (19)
3. 受宠若惊..... (39)
4. 美人肝儿..... (52)
5. 一路风尘..... (63)
6. 茵茵小姐..... (74)
7. 前门小店..... (91)
8. 两个女人..... (103)
9. 香山晨泪..... (123)

第二章 狼 烟

10. 赤诚的心..... (147)
11. 心愿难违..... (162)
12. 彼此相忘..... (178)
13. 狭路争夺..... (191)
14. 智慧老人..... (209)
15. 塞外狼烟..... (234)
16. 战地之花..... (253)
17. 强盗心音..... (274)

18. 死者永恒.....	(294)
---------------	---------

第三章 冷 泪

19. 孤雁何方.....	(321)
20. 鬼市魔影.....	(352)
21. 步入陷阱.....	(376)
22. 最后一课.....	(393)
23. 阴谋败露.....	(408)
24. 魅力长存.....	(424)
25. 恨不相逢.....	(442)
26. 曲折的爱.....	(455)
27. 错爱终宵.....	(471)

第四章 魂 归

28. 仲秋之晨.....	(489)
29. 玄武湖畔.....	(505)
30. 新婚泪雨.....	(531)
31. 别了哥哥.....	(566)
32. 死的追随.....	(592)
33. 一夜相知.....	(614)
34. 故都寒夜.....	(639)
35. 罪人的血.....	(657)
36. 洪流滚滚.....	(684)
37. 何处魂归.....	(717)

第一章

迷 离

1. 艳窟魔爪

五月的北平，从口外吹来的滚滚风沙，已经息了。

深夜，四处都静悄悄的。偶尔，只有几声疲惫的驼铃和串街卖唱的盲女伴着京胡那凄楚的哀音，远远地传来，也很快就被无边的黑暗吞没了……

丽莎，象个幽灵似的拖着长腿，钻进了东交尼巷那条死一般沉寂的长街。昏暗的街灯，把她的黑影长长地投到地上，和路面的污水、烂泥融为一体，分不清那黑影的确切轮廓。

此刻，她看不见这东方古都的星月，也忘不了那一九一七年西伯利亚的风寒……她边走边低低地哼吟着当年那回响在圣彼得堡皇家剧院，令她消魂的歌——

“青春，青春，我美好的青春，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将有什么样的前程？
这目光白白将它找寻。
它隐藏得多么深。
别管它，
让命运决定！……。”

丽莎走进了丁香探出墙外，紫藤缀满回廊的深邃幽幽的庭院。她从腕上绣金的小皮包里取出钥匙，打开了一对红铜壁灯辉映下的高大楼门，走了进来。她瞥了一眼隐在微光里的大客厅的门，踩着厚绒绒的地毯向二楼的卧室走去。嘴里不是哼吟，而是低唱着那令她神往也使她烦乱的歌——

“这箭也许从我身边飞过，
也可能射穿我的心，
都一样，
我的死亡，我的生存，
都由命运决定！
我祝福我的生存……”

丽莎边唱边走进了卧室，甩掉了脚上乳白色镂空的高跟皮鞋，随手把小皮包和淡绿色宽大的纱绣披肩扔到床上。便几乎裸露着前胸，走到靠墙的比利时厚玻璃砖的大梳妆镜台前，抬手打开了柔和的梳妆灯，对着清晰光洁的镜面，斜着脸颊摘她那对翠绿欲滴的翡翠耳坠。

突然，她看见镜子里有一个人，慢慢地向她走来……她“啊——”的尖叫一声，右手急忙掩住了高耸裸露的乳峰，左手倏地掀开了天花板上水晶一般的枝型吊灯。她蓦地转过身去，惊恐异常地看着那个人……

雪一般明亮耀眼的灯光下，那人停住了脚，揶揄地对她一笑，用日语说：“漂亮的……”

丽莎一听，立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扫了那人一眼，松弛地坐在梳妆凳上，厌恶地哼了一声说：“先生！我今晚不留客人，尤其是日本人！他们在床上疯狂、粗野、贪婪、残

暴……”

“小姐！”那人蓦地收敛了揶揄的笑，“我没有兴趣和俄国女人谈性交！”

“那，那你？……”

那人见丽莎一把将梳妆台上的翡翠耳坠攥在手里，他满脸怒气一步蹿到她面前，把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塞到她手中，喝问道：

“小姐，这个你找到了吗？”

丽莎一震，急忙展开那张纸，见那上面用工整、流畅的中国字赫然写着——

请同胞们听听吧！——这是日本人民反对侵华战争的声音：

“……………”

这是天皇、资本家、地主所进行的强盗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无产大众们，只有被他们榨取、为他们牺牲，饥饿、贫困和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结果除了死亡而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

这种强盗战争给全日本劳动大众做些什么？这批榨取者压制者所称为‘乐土’的，岂不是几千万人的地狱？强盗战费还不是转嫁到我们人民身上？

……………

诸君！……强盗战争快要使全国劳动人民连走路的权利和自由都被剥夺了。

……………

全日本的工人、农民、陆军、海军和城市的人民

诸君！大家在工厂、农村、住宅、兵营、军舰、战场上发动对强盗战争，对饥饿和横暴的天皇制斗争吧！

.....

我们用怠工、罢工、示威来斗争吧！只有肯斗争的人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

同胞们！这是日本人民的心声！正义在中华民族一边！

同胞们！让我们迎着日寇轰向华北的炮火，去与敌人决一死战吧！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华北！驱逐出东北！驱逐出我们可爱的中华大地！

崔竖笛 民国22年5月 北平

那人耐着性子等着丽莎看完了那张传单上的文字，又听她一字一顿地念完那传单结尾上的名字。他再也忍不住了，便掏出西装所有口袋里的大小不等的各色传单，冲丽莎那漂亮的粉脸上狠狠地打去，盯着她那鲜红的嘴唇说：

“这还有！还有……北平大街胡同到处都是！小姐，让你过这样豪华舒适的生活，不是光使你夜夜满足情欲，而是让你找到他！”

“对不起，先生！我并没有收到大本营的指令，让我搜寻一个叫崔竖笛的中国人！”

丽莎冷冷地说着，一呶红唇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倏地站起来也把她手中那张传单冲那人的脸上打去。她双手一叉腰直挺挺地逼近那人，准备他的报复……

那人却嘿嘿地笑了，边笑边揶揄地说：

“我的丽莎小姐！你光知道日本人在你床上的粗野、疯

狂、贪婪和残暴，可你却不明白，‘竖笛’在支那就是洞箫！洞箫，肖——你懂吗？！”

“是他——？！”

“怎么，小姐搜到了？”

丽莎一屁股跌坐在粉红色绣花锦缎的沙发上，长叹一声沉重地摇了摇头，便仰起脸去，痴痴地望着床头墙上那幅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画家列维坦的著名风景画《墓地上空》，呆呆地出神——眼前仿佛出现了中国青年肖劲南那清秀英俊的面庞和他那顾长潇洒的身影……她的嘴唇微微颤动几下，喃喃自语地说：

“今夜，使我想起了我们俄罗斯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写的一首抒情歌曲——

无论前面的日子是明朗还是悲伤，
不管那大限来临的日子是否久长，
在墓门开启之前，
我只知道事情一桩——
我的思念和哀肠，
我的呼吸和歌唱，
统统是为了你而奔忙！

可他隐蔽得多么深啊！……”

“所以你唱，‘都由命运决定！我祝福我的生存’……”

“你，你都听见了？！”丽莎一诧，望着那人。

“小姐，我没记错的话，普希金的诗下一句是——‘我也祝福死亡来临！……’……”

“不——！”

丽莎惊恐地喊着，腾地一下从沙发上窜起，扑倒在那人的脚下。两臂牢牢地抱住了那人的双腿，拼命地摇动着：

“不！不！你会在床上发现我多么美妙……”

那人冷笑一声，僵立不动。

丽莎哀求着仰起脸来，才第一次看清了那人的全部面孔——只见他宽额大耳，微青的脸上突着一个蒜头鼻子，倘不是仰视根本看不清他那凹凸不平的牙齿胀得那过厚的下唇几乎掩住的下巴上，一块紫红紫红的刀痕。此刻，血管在那里鼓突突地直跳——她不禁打了个寒战，声嘶力竭地对那人喊道：

“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她见那人毫无反应，松开了他的腿倏地站起来，双手抓住开得很低的领口，使足力气哗地一声撕开了身上翠绿色的纱衣，连粉红色的胸罩都翻断了出来，于是，好象掌握了一种绝妙的武器似的，对那人叫阵：

“来吧，先生！任你疯狂、粗野、贪婪、残暴，只要你喜欢、满足，我都答应！都答应！只求别杀！别杀！今夜先生就留在这儿……”

那人听丽莎这样说，扫了她一眼，冷笑一声便蓦地转身急促地向那宽大的弹簧床奔去……

丽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死亡的威胁，绝命的恐惧，都顿然而消。不禁窃喜心中暗道：总算爬出了尸坑！今天晚上先让你这个狗东西占点便宜，就算你俄国奶奶送给你一只抹蜜的花圈！明天早晨你别想走出这间卧室……！

这样默默地骂着，一咬嘴唇正欲跟过去继续做她的功夫，她见那人对着整洁、柔软的床面一皱眉头——抓起床上的小手提包旁的大披肩，回身扔了过来。轻蔑地说：

“披上！难怪布尔什维克把你赶出了俄罗斯，成了没有国籍的世界游民！你那颗漂亮的贵族脑袋，装的竟是在床上怎样和谁睡觉；而我这个奇丑的头里，想的是几十年后我将在哪块帝国的新土上永久地长眠……”

“不，我们俄罗斯有句谚语——最丑的瓜，才是最甜的！”丽莎说着就扑向那人，疯狂地搂住他的脖子，娇态百转地喃喃着，“我亲爱的，不要谈未来的长眠，还是说今夜你想……”

那人躲开了丽莎送过去的血红的双唇，挣脱了她那白藕似的双臂，顺势一推——丽莎便翻跌到两米以外的地毯上。那人哈哈大笑，扫一眼地毯上丽莎故意摆出诱人的姿态——使曲线更加突出的那两条修长雪白的大腿，虽然是在日本女人中所罕见的，他还是克制了——立刻收住笑声。正正领带操着流利的俄语说：

“我土肥原从不吃烂饭，何况公务在身！”

“啊？！”丽莎一听，那人就是有“远东劳伦斯”之称的有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日本著名的大间谍——土肥原贤二，倏地渗出一身冷汗，全身的血液几乎立刻就凝固了！方才她那迷人的荡态、妖媚邪恶的情欲、挣脱绝命的努力，顿时都飞到九霄云外。她整个身子，瑟瑟地颤抖着瘫软在地上。一年前的情景，疾速地在她胀大的头脑里激烈地翻腾……

一九三二年的暮春，我正在蒙索公园那棵直径七点五米——巴黎最粗的梧桐树下留连，突然接到了一封信。我倏然一诧……

我以为，可能是因为我搭乘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开来的那最豪华的世界列车之王——东方快车，一道和地中海东部那些国家的巨商、希腊船主及一些国家的国王、政府首脑、外交大

臣、世界著名的歌唱家、电影明星、芭蕾舞演员们，在那高级包房、精美餐车、高雅酒吧车厢里尽情享乐、无度挥霍并一起去洛桑、米兰直到威尼斯游览，惹出了什么麻烦？或者是因为我在巴黎住进了家俱造自法国路易十五时代来自宫廷，连浴室水龙头和召唤仆人的瓷铃拉链都是包二十四镏金与纯金的，以“温莎套房”著名于世的美仑美奂的丽池酒店——耗费过大将受到惩处？然而，不是。

我看过信之后，便迅速地潜进了北平。

意外地和我在西伯利亚奔逃中，失散了十五年的情人、叶卡捷琳娜女皇宠幸的侍从官的后裔、当年冬宫的近卫军少校——康定斯基，相会了……

十五年的风尘沦落，使我这个当年圣彼得堡宫廷舞会上，皇族贵胄、高官显爵们争相追逐的身姿优雅、俏丽妩媚、艳艳夺目的贵族少女，几乎变成了一个半老徐娘。多亏“九一八”满洲事件的发生，为执行特殊使命，日本军部谍报头子、当年的大佐现在已晋升将军的吉本正三不惜重金，送我去巴黎进行了一次秘密整容。法国人的妙手确有回春之术，使我变成了一个姿色超群、音容迷荡、艳丽无比，时时都强烈地奔放着灼人欲望的、三围极其鲜明突出、丰满挺秀诱人心魄的绝妙女人。

在康定斯基的眼睛里，这不仅隐去了我十五年高级皮肉生涯的痕迹，而且更使他惊奇的是，我经过十五年的流亡岁月，竟从一个十七岁的宫廷少女出落成一位楚楚动人、丰腴艳丽、柔情万端的俄罗斯贵妇！为重温那已经失去了的涅瓦河畔白夜的旧梦——也是在这间卧室里——我和康定斯基旋风一般，早早地就上了床……

突然，灯亮了。

我被灼目的灯光惊醒，见三个大汉就站在床前。他们一句话没说，就从那令人留恋的被窝之中把康定斯基拖下床去。还没等他站稳脚，在懵懂之中就被一把雪亮的匕首阉割了。一声惨叫，他才从温柔乡里猛醒过来，一头跌倒在血污里……

三个大汉哈哈一阵狂笑，这时他们才告诉她：是奉了土肥原少将的命令——因为康定斯基没有按指令，当晚立即动身去上海，给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团员朱鹤祥和金向泗的妻子分别送去一封信——对他进行别致的惩处。让他带着最后的欲望满足、贪色的致命疼痛，到天国里去悔恨……

康定斯基倒在血泊里，睁着疯狂、愤怒、绝望的蓝眼睛，看着那三个大汉把我按在床上，轮番和我重复着他刚刚还感到过的那么欢快的一切……他挣扎着绝了气……

我那可爱又可恨的康定斯基——他那幻想凭借日本人的力量，打回莫斯科扶起沙皇，晋升御前侍卫将军的迷梦，都和他一道去见圣母玛利亚了……

我好可怜的康定斯基接受而未执行的指令，现在命令我立即启程……去执行。于是，我只好带着肉体上的创痛、精神上的萎靡、感情上的哀伤，上路了。

在上海“丽都舞厅，”我和早已建立起来秘密联系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手下的特工，接上了关系。准确、按时传送了给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团员朱鹤祥与金向泗两位住在上海的太太们的信。

两天以后，我坐在设备豪华上映首轮影片只准外国人和高等华人进入的“夏令配克电影院”的包厢里，一边看着好莱坞的《飞行将军》；一边收到了汪精卫特工从邮局偷检出来的、那两位太太给她们的丈夫——劝阻出山海关调查的信。为争取

时间，当夜即返归北平。

回到北平，我怀着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怨恨——要不是他们鼓动群众反对日本占领满洲、进入华北，逼得躬行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不得不向国联提出要求，国联就不会派什么调查团，我可爱的康定斯基就会永远地躺在我的柔臂上……。索兴一不做，二不休——没经密报请准土肥原将军，就凭借着这个金发碧眼天造的洋人外形，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通行无阻的条件。穿过了国民党军警林立保卫国联李顿调查团的严密警戒线，如入无人之地地走进了国联调查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

中国仆役躬身迎上来，双手接过去那两封信，又接去我赏给他的两块银元，我吩咐他立刻将信分别交给国联调查团中国团员朱鹤祥和金向泗两位先生。他诺诺而去……

第二天，我即将得到报告——

那位朱鹤祥先生满头大汗，找到国联调查团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先生，声明他无论如何决不出关随团调查。顾维钧对他说：“危险也可能有，但既然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务，而且又已来到北平，怎能临阵退缩。”朱坚决表示：“南京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日本人侵略东北是国民党惹出来的灾难，与我们无关……如果您一定要我朱某跟随出关，就请您代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必须将二十万元以我朱鹤祥的名义存入银行，以备万一我遇难时，我的家人生活得到保障……”

顾维钧摇头否定，朱鹤祥终于拒绝出关。

又报告说：那位收到信的金向泗先生，本是顾维钧团长的亲信之一，而且是中国代表团的副秘书长。同样也找到顾维钧，把他妻子的信双手捧交团长。顾维钧展信看到——“闻君

不日出关，妾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如君定要出关，妾会忧郁而死……”顾维钧看罢，长叹一声，只好同意照准金向泗副秘书长不出关。

原来，那两封康定斯基为它活活丢掉生殖器和他可爱的宝贵生命的信，是恐吓上海那两位太太说——如果她们的丈夫朱鹤祥和金向泗，随国联李顿调查团出山海关调查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就有人要象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一样地炸毁国联李顿调查团的专车！

所以，当国联李顿调查团那列出山海关到满洲进行调查的专车，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午九点零五分，从北平前门火车站启程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王广圻也和朱鹤祥、金向泗同样留在北平，原因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英吉利前驻印度总督的李顿、法兰西前驻越南司令的格罗特尔、美利坚前驻菲律宾总督的麦考益、意大利外交官的阿尔杜鲁万地、德意志前驻东非总督的希尼，还有中国著名外交官顾维钧这些代表团中的显要，就不怕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炸弹和土肥原的利刃，炸碎或割掉他们的生殖器吗？我想。

管他呢……！

我怀着思念情人的悲痛，匆匆赶回巴黎福煦大街，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刚刚养息好身子，失去的淡忘了。这时却接到了吉本将军从东京发来的指令：立即动身去香港，搜寻那个中国留学生——肖劲南。我真运气，到香港没几天竟然在吉利酒家发现了他！于是，我暂时遣走了那和狗一样忠实、和公牛一样强壮、令我销魂的印度哑巴，一路跟踪肖劲南——可他一到北平竟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再也不见了他的影子……我拖着奔波疲劳的身子，又回到了东交民巷这幢富丽堂皇的小楼。